



白香山年譜舊本

歲在玄默敦牂四月余方編刻白香山詩購宋槧年譜未得乃妄為考據誤次年譜一卷明年五月劄劂既竣復從朱檢討竹垞先生所得琴川汲古閣毛氏故所藏香山宋譜即直齋陳氏誤本不特編年繫事與余譜略同而其辨論海圖屏風詩為諷王承宗事作及元白隙終之繆之類無不暗合相去數百年如與古人晤對質疑亦大快事也始余為譜頗極駁史傳紀事諸書譌誤或者怪之獲見是書自幸可藉以白穿鑿杜謨之疑遂欲削去所誤獨留陳本而竹垞先生以為二譜一縱一橫體格本異且互有詳略不嫌並存又因其得諸既刻之後遂附次新譜非敢進

晉六九
今而退古也譜既曰未嘗賜謚而猶稱白文公年譜者從新史耳若其引據詩話雖已采錄重惜古本未忍裁節並仍其舊康熙癸未六月汪立名記

白文公年譜

公名居易字樂天白氏系出白起為秦將死杜郵始皇思其功封其子於太原故子孫世為太原人二十三世孫邕為後魏太原太守邕五世孫建北齊五兵尚書賜田於韓城因家焉始移籍同州建生士通唐利州都督生志善尚衣奉御生溫檢校都官郎中徙華州下邽遂為下邽人生鎰鞏縣令生季庾襄州別駕公皇考也見舊史傳新史宰相世系表及公所述鞏縣府君事狀其不同者表稱虞公族百里奚媵秦穆姬生孟明視視生

二子曰西乞術白乙丙其後以為氏而事狀稱楚大子建之子勝號白公其子奔秦代為秦將白乙以降是也如表言則白出姬姓如狀言則出芊姓按左氏傳晉敗秦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孟明氏百里謂為奚之子可也術丙與孟明號為三帥烏知其為孟明之子邪且萬無父子三人並將之理此其為說固已疎矣若事狀則又合白乙白勝為一族白乙為秦穆將去白勝幾二百年而云白乙以降則反以為白勝之後裔又何其考之不詳也元和姓纂載風俗通以白乙為嬴姓蓋亦以其為秦人意之爾姓纂復泛舉秦白起楚白勝周白圭漢白生等數人而皆不能言其自出大抵世祀繇邈譜牒散亡惟當用春秋見聞傳聞之義斷自近

四百廿四
始若必遠推古昔傳會本支則固不能亡抵牾矣
代宗大曆七年壬子

正月二十日公始生於鄭州新鄭縣東郭宅見公自為墓誌新鄭公祖鞏縣府君所居也杭蘇集本皆作六年歲在辛亥而公嘗有詩云何事同生壬子歲老於崔相及劉郎謂崔群劉禹錫皆同庚則非辛亥明矣集本誤也生六七月乳母抱立屏下指之無二字百試不差見公與元九書

八年癸丑

是歲鞏縣府君卒於新鄭

九年甲寅

十年乙卯

十一年丙辰

十二年丁巳

與元九書云年五六歲便學為詩

十三年戊午

十四年己未

德宗建中元年庚申

與元九書云年九歲始識聲韻

二年辛酉

三年壬戌

四年癸亥

興元元年甲子

貞元元年乙丑

二年丙寅

公年十五有江南送北客寄徐州兄弟詩自此始有文見於集公父襄州府君建中初令彭城東平叛命與李洧謀以徐州歸國就擢本州別駕至是猶在徐公時遊江南故以詩寄兄弟也然公未仕以前家常在徐豈以府君嘗有功於徐故邪集中又有宿桐廬館詩避難越中江樓望歸詩除夜寄弟妹詩大抵皆南遊所作但莫能考其歲月爾蓋公自少往來江南侍其兄官浮梁遂以宣州解及第既第復至宣城集中是以多江南詩也

三年丁卯

與元九書云年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舊史云年十五六時袖詩謁顧况况迎門禮謁曰吾謂斯文遂絕今復得

子矣撫言云况謔公曰長安物貴居大不易及讀原上草詩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乃曰有句如此居亦何難

四年戊辰

有王昭君二絕所謂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者也時年十七

五年己巳

有^中作詩是歲初置中和節集有中和節頌未及第時所作而序云臣某忝就賓貢之列則未必作於^年也

六年庚午

七年辛未

八百六十一
八年壬申

九年癸酉

十年甲戌

五月襄州府君卒於襄陽官舍府君自徐徙佐衢又徙襄公有遊襄陽懷孟浩然詩或是隨侍時作

十一年乙亥

十二年丙子

十三年丁丑

十四年戊寅

十五年己卯

公兄幼文為浮梁主簿留家於此公實從行有將之饒州江浦夜泊詩云身病向番陽家貧寄徐州當作於此

時是歲舉進士於宣州試射中正鵠賦窗中列遠岫詩公預薦送有傷遠行賦云分微祿以歸養自鄱陽而歸洛陽又云令我來兮秋風其涼蓋公既被薦乃歸省而其家當復自徐徙寓洛也

十六年庚辰

二月十四日中書舍人高郢下第四人及第試性習相近遠賦玉水記方流詩撫言云攜謁校書郎李逢吉初不為意及覽賦頭云下自人上達君咸德以慎立而性由習分大奇之元稹為集序云貞元末進士尚馳競高郢始用經藝為進退樂天一舉擢上第明年拔萃甲科由是性習相近遠求玄珠斬白蛇等賦及百道判新進士競相傳於京師矣撫言又云時年二十七有詩曰慈

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按舊史貞元十四年
始以進士試禮部擢甲科公生壬子至戊寅恰二十七
歲與撫言合今以集考之實不然試賦旣明著歲月而
箴言序云十五年天子命渤海公領禮部貢舉事明年
春一上登第又送侯權序亦云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
與侯生俱爲宣城守所貢明年春予中春官第則其非
十四年審矣蓋公與元九書自言年二十七方從鄉賦
集序因之撫言之誤殆由此然書但云從鄉賦爾不云
及第也李璜舊譜云樂天年二十九猶未第故有詩云
此生知負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時貞元十五年也
明年始登第按十五年公方二十八其曰欲三十者大
約言之便以爲二十九亦誤矣及第後有留別同年詩

云及第未爲貴拜親方始榮又有憶舊山與同年賀坐
主拜太常冬日宴鄭家亭等詩有哀二良文爲陸長源
鄭通誠作也序云十五年隴西薨浹辰而師亂十六年
夏南陽薨翌日而難作隴西董晉南陽張建封也汴徐
之變陸鄭皆戎倖死焉

十七年辛巳

祭符離六兄文云去年春居易南遊兄亦東適黟歛之
間欣然一覲又在宣州祭烏江十五兄文云及兄辭滿
淮南薄遊江東居易亦以行邁忽逆旅而逢蓋公及第
後即遊江南復至宣城有敘德書情四十韻上宣歙崔
中丞云幸穿楊遠葉謬折桂高枝又云磨鉛重剗割策
蹇再奔馳相馬須憐瘦呼鷹正及飢當是此年所作詩

意欲求辟舉者崔中丞名衍

十八年壬午

有詩云何況鏡中年又逼三十二時年三十一也舊譜以爲校書時作非是

十九年癸未

以拔萃選登科時鄭珣瑜爲吏部李商隱撰公墓碑云前進士避祖諱選書判拔萃蓋公祖名鏗與宏同音言所以不應宏辭也撫言云白公試宏詞賦考落以賦有不知我者謂我斬白蛇知我者謂我斬白帝也登科之人賦皆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按公未嘗試宏詞此賦或是行卷所作撫言誤也始仕爲校書郎集有代書寄微之百韻首云憶在貞元歲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

授心事一言知注云貞元中與微之同登科俱授校書始相識公及第於是四年年三十二矣歲有養竹記許昌令壁記及記畫

二十年甲申

汎渭賦序云右丞相高公之掌貢舉也予以鄉貢進士舉及第左丞相鄭公之領選部也予以書判拔萃選登科十九年天子並命二公對掌鈞軸明年春予爲校書郎始徙家秦中卜居於渭上蓋公未仕時家多在徐至是始居秦又有八漸偈二月在東都作當是迎家時也又燕子樓詩序云予爲校書郎時遊徐泗間張尚書宴予酒酣出盼盼以佐歡歡甚予因贈詩云醉嬌勝不得風裊牡丹花意亦在此年燕子樓事世傳爲張建封按

四方廿九
建封死在貞元十六年且其官爲司空非尚書也尚書
乃其子愔麗情集誤以爲建封爾此雖細事亦可以正
千載傳聞之謬

順宗永貞元年乙酉

有感時詩云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二勿言身未老冉
再行將至

憲宗元和元年丙戌

罷校書郎四月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入第四等是
時順宗未葬以制舉人皆先朝所召命宰相監試元稹
入第三等策林序云與微之俱應制舉閉戶累月揣摩
當代之事造成策目七十五門微之首登科予次焉授
盩厔尉代書百韻詩云東垣君諫爭西邑我驅馳謂微

之拜拾遺也權攝昭應早秋書事亦云丹殿子司諫赤
縣我徒勞墓碑云以對策語切不得爲諫官然第四等
自當入赤尉謂語切不得入第三等乃可也有北樓望
山醉中歸盩厔等詩長恨歌

二年丁亥

有曲江早秋詩云我年三十六冉冉復旦暮碑云試進
士取蕭澣爲第一事畢帖集賢校理月中由右銀臺召
入翰林院試文明日以所試制加涇原段佑遂爲學士
時十一月也入院後有寄題盩厔雙松詩云忽奉宣室
召徵爲文苑臣奮譜以爲與哥舒大詩不知何據是歲
元稹母鄭氏死公爲墓銘又有祭楊氏夫人文公維私
之眷每深公姨也公夫人弘農郡君於虞卿汝士爲從

兄弟

三年戊子

四月二十八日授左拾遺有謝官狀與學士崔群同進
群時遷庫部員外郎五月有初授拾遺獻書舊譜云二
年上書授拾遺又一年年三十七公時在諫省命寓直
集賢殿月中召為學士按公二年自校理入翰林明年
為諫官既拜乃上書不知譜所云何為乖誤若此有論
制科人狀時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閔對策切直宰相李
吉甫泣訴於上考官韋貫之等皆坐貶故公極論之公
時亦為考覆官唐朋黨之禍蓋始此而公與李德裕不
咸亦始此又有論王鏐除官裴均進奉等狀

四年己丑

有賀雨詩自去冬旱至春始得雨有德宗賢妃韋氏墓
誌有論魏徵舊宅狀論吐突承瓘職名狀有海圖屏風
詩時方討王承宗公意不然故借巨鼇以風是歲生女
曰金鑾

五年庚寅

寒食詩云忽因時節驚年幾四十如今欠一年有金鑾
女晬日詩有論元稹左降狀請罷恒州兵二狀四月求
京兆府判司得士曹參軍有謝官狀公在諫省數言事
忤憲宗意其論吐突承瓘尤不悅至有小子無禮之語
賴李絳解救及當改官喻崔羣使求自便又俾中人梁
守謙宣旨於是有陳情狀蓋亦承上意爾舊譜謂在翰
苑久不遷故求補外者非也有初除戶曹喜而言志詩

未幾退居渭上有寄禮部崔侍郎翰林錢舍人一百韻
云五年同晝夜一別似參商自二年為學士至此五年
崔謂崔羣嘗同狀謝官故又云共詞加寵命合表謝恩
光也又有適意詩云三年作諫官復多尸素羞一朝歸
渭上泛如不繫舟又隱几詩云行年三十九歲暮日斜
時又歸田詩云三十為近臣腰間鳴珮玉四十為野夫
田中學鋤穀蓋自小諫為戶曹但解諫職而已至是則
併翰苑皆解去是必移疾求退而史失載爾但集有拜
裴垽李絳張弘靖武元衡韋貫之五相制考裴垽相在
元和三年公正居翰苑絳以六年相元衡八年弘靖貫
之九年皆當公退閑憂居之日此又不可曉也是歲金
鑾女死有詩云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又云病來纔

十日養得已三年

六年辛卯

有沐浴詩云自問今年幾春秋四十初又栽松詩云如
何過四十種此數寸枝又白髮詩云况今我四十春雪
詩云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此即韓愈集所謂辛卯
年雪也四月五日太夫人陳氏卒始鞏縣府君寔新鄭
襄州府君寔襄陽至是皆遷護於下邳以十一月八日
襄事而陳夫人祔焉有白氏事狀二道

七年壬辰

有秋日詩云下有獨立人年來四十一

八年癸巳

二月有陳府君夫人白氏及弟金剛奴墓誌夫人公之

祖姑且外祖母也金剛奴公之幼弟公既卜葬祖禰至是亦遷祔焉又有祭金剛奴文是歲除喪九月有記異冬有村居苦寒詩

九年甲午

有重到華陽舊居詩云若為重入華陽院病鬢愁心四十三華陽觀公應制舉時所居也有遊悟真寺詩云元和九年秋八月月上弦冬除右贊善大夫有酬盧秘書早朝寄李二十助教詩舊譜云自渭南丁憂至十年喪除為贊善按丁憂在六年八年除喪又二年乃拜官耳十年乙未

有贈杓直詩云己年四十四又為五品官杓直李建也醉中却寄元九詩云蒲池村裏匆匆別澧水橋邊兀兀回時微之量移通州司馬三月三十日與公別於澧上見十四年夷陵相遇詩序又是冬在江州與元九書亦云今年春遊城南時與足下馬上相戲各誦新豔小律又云言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微之自江陵移通州即令達州也曷不自江陵徑入蜀豈嘗追赴京師而後改授乎有白牡丹詩云應似東宮白贊善被人還喚作朝官六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公首上疏請急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非諫職言事惡之會有惡公者言其母看花墮井死而作賞花及新井詩貶江州刺史中書舍人王涯言其新犯不可復理郡又改司馬宰相韋貫之張弘靖也舊譜併及裴度非是度方為中丞亦遇盜不死既愈廼相耳新井之事世莫知其實史氏

亦不辨其有無獨高彥休闕史言之甚詳公母有心疾因悍妬得之及嫠家苦貧公與弟不獲安居常索米丐衣於鄰郡邑母晝夜念之病益甚公隨計宣州母因憂憤發狂以葦刀自剄人救之得免後徧訪醫藥或發或瘳常恃二壯婢厚給衣食俾扶衛之一旦稍怠斃於坎井時裴晉公爲三省本廳對客京兆府申堂狀至四坐驚愕薛給事存誠曰某所居與白鄰聞其母久苦心疾叫呼往往達於鄰里坐客意稍釋他日晉公獨見夕拜謂曰前時衆中之言可謂存朝廷大體矣夕拜正色曰言其實也非大體也由是晉公信其事後除河南尹刑部侍郎皆晉公所擬凡曰墜井必恚恨也墮穫也凡曰看花必怡暢也閑適也安有怡暢閑適之際遽致顛沛

廢墜之事樂天長於情無一春無詠花之什因欲黻藻其罪又驗新井篇是尉鰲屋時作隔官三政不同時矣彥休所記大略如此聞之東都聖善寺老僧僧故佛光和尚弟子也今考集中亦無所謂新井詩者意其刪去然則公母死以心疾固人倫之大不幸而傳致詩篇以成讒謗則儉壬媚嫉者爲之也故刪述彥休之語以告來者赴貶所有初出藍田過望秦嶺發商州等詩再到襄陽有訪問舊居詩宿鄂州有夜聞歌者詩初到江州有詩云樹木凋疎山雨後又江樓聞砧詩云江人授衣晚十月始聞砧當是秋末冬初始到也有謫居詩云面瘦頭斑四十四遠謫江州爲郡吏臘月有與元九書舊史本傳全載

十一年丙申

二月十日有送春歸詩秋送客湓浦有琵琶引又有始遊廬山詩八月二十日夢微之詩四十五詩云或擬廬山下來春結草堂有與楊虞卿書答崔侍郎書云自到潯陽或已周歲

十二年丁酉

草堂成三月二十七日始居之有記有祭匡山廬山神文有潯陽春詩云四十六時三月盡寫真詩云我昔三十六寫貌在丹青我今四十六衰頽在江城四月有遊大林寺序閏五月公兄幼文卒有祭浮梁大兄文幼文為浮梁主簿在貞元十五年今二十年矣而以舊官終未識中間何以不調也

十三年戊戌

七月八日有司馬廳壁記云予佐是郡行四年矣有浩歌行云不覺身年四十七二月二十日除忠州刺史有荷聖澤及謝崔相公初著刺史緋詩

十四年己亥

春發江州有別草堂及潯陽宴別等詩三月十一日至夷陵遇微之停舟三宿有詩有三遊洞序時微之自通州移虢州長史而公弟知退同行三人始遊故目為三遊洞知退名行簡二十八日到忠州有謝上表有登東樓寄楊萬州及西樓夜東樓晚郡齋即事等詩州有白蓮花命道士毋丘元志寫為圖作二絕句末云天教拋擲在深山傳於都下除夜有詩云明朝四十九

四十二
十五年庚子

初春有東坡種花詩二月有郡中春燕詩寒食夜詩云
四十九年身老日一百五夜月明天是歲正月二十八
日憲宗崩有酬李相公詩云涕淚滿襟君莫怪甘泉侍
從最多時時初聞國哀也夏有荔枝圖序冬召為司門
員外郎有初脫刺史緋別東坡發白狗黃牛峽等詩十
二月二十八日除主客郎中知制誥

穆宗長慶元年辛丑

正月四日有舉楊嗣復自代狀三月與中書舍人王起
覆試錢徽下及第人有論事宜狀時以鄭朗等十四人
謂之子弟不當在選中宰相段文昌學士李紳以囑託
不行元稹以私憾共唱其事內出孤竹管賦題重試不

能成文徽等皆坐貶公意大抵欲從寬也李建旼公為
墓碑謂之善人碑又有同元稹祭杓直文十月為中書
舍人有新昌新居書事云冒寵已三遷歸朝始二年三
遷謂司門主客中書也是歲公弟行簡授拾遺從弟敏
中及第皆有詩

二年壬寅

正月有論行營事宜狀七月十日有曲江感秋詩云元
和二年秋我年三十七長慶二年秋我年五十一中間
十四年六年居譴黜是月除杭州刺史舊史云時河朔
復亂數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遂求外任蓋穆宗荒
縱宰相王播蕭俛杜元穎崔植等皆齷齪無遠略宜公
之不樂居朝也墓碑云貶杭州杭江南大藩不得言貶

四三
有初罷中書舍人詩時汴軍亂逐李愿汴路不通故由襄漢赴任有路次藍溪題內鄉縣及經商山鄧州漢江重到江州等詩十月一日到任有謝上表有初到郡政衙退等詩語林云替嚴負外休復休復有時名公喜為之代

三年癸卯

有立春後五日等詩又二月五日花下忙云二月五日花如雪五十二人頭似霜七月有祈臬亭神文八月有祭龍文禱仇王神文冷泉亭記九月有遊恩德寺泉洞詩是時元稹自同州為浙東有喜為鄰郡先寄微之詩過杭有席上及留別贈答詩既至越微之有誇州宅詩所謂謫居猶得小蓬萊者公答之云知君嗜數江南郡

除却錢塘總不如自是兩郡常以詩筒往來故有詩云為向兩川郵吏道莫辭來往遞詩筒舊譜謂元九已在越者非也除夜有寄微之詩云明朝半百又加三

四年甲辰

三月有錢塘湖石記五月有祭浙江文是月除右庶子有除官去未間及三年為刺史詩留題靈隱天竺留贈微之等詩至洛求分司有寄牛相公及分司詩始卜居履道坊得故散騎常侍楊憑宅有卜居詩云遂就無塵坊仍求有水宅未請中庶祿且脫雙驂易注云買宅價不足以兩馬償之又有移家詩云移家入新宅罷郡有餘資又有履道新居二十韻蓋公平生從仕至是始有俸餘於是定居于洛以為終焉之計唐語林云公罷杭

俸多留官庫繼守者公用不足則假而復填如是五十
餘年及黃巢至郡文籍多焚其俸乃亡公自言罷郡有
餘資而猶有寄留官庫者豈亦如今世有事例而法不
應得者乎公宅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
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池上篇序言之詳矣至後唐
為普明禪院有秦王從榮所施大字經藏及寫公集寘
藏中洛人但曰大字寺其園張氏得其半為會隱園水
竹尚在寺中有公石刻甚多見宋敏求河南志李格非
洛陽名園記其南鄰即崔家池故有題新居寄宣州崔
相公詩崔相羣也河南志於履道坊亦載羣宅而云今
不知所在公之居猶可識者不獨以名重亦以有水竹
且為佛廬故也

敬宗寶曆元年乙巳

三月四日除蘇州刺史二十九日發東都有別洛城東
花詩和汴州令狐相公答劉和州賈常州寄微之等詩
五月五日到任有謝表七月有吳郡詩石記九日有詩
云前年九日餘杭郡呼賓命宴清白堂去年九日到東
洛今年九日來吳鄉有赴洞庭及揀貢橘詩蓋以貢橘
為名遊太湖也或者唐守臣修貢皆當躬親如湖常貢
茶故事邠有寄微之詩云五宿澄波皓月中有霓裳羽
衣歌云玲瓏空侯謝好箏陳寵感粟沈平笙清絃脆管
纖纖手教得霓裳一曲成末云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
隨宜且教取玲瓏以下杭妓名娟態蘇妓名唐語林云
官妓高玲瓏謝好好巧於應對善歌舞居易在杭樂於

蘇詩有使君全未厭錢塘之句張君房脞說云高玲瓏
餘杭歌者樂天作郡日賦歌與之云罷胡琴掩秦瑟玲
瓏再拜歌初畢末云玲瓏玲瓏奈老何使君歌了汝更
歌元微之在越厚幣邀至月餘使盡歌所唱之曲作詩
送行兼寄樂天云休遣玲瓏唱我詞我詞多是送君詩
冬有西樓喜雪夜宴詩京兆元少尹文集序
二年丙午

歲日家宴詩云歲盞復推藍尾酒春盤先占膠牙餠正
月三日閑行詩云赤欄三百六十橋花前歎云前歲花
前五十二今歲花前五十五有百日假滿詩蓋欲移病
歸洛故也劉禹錫有白太守行云聞有白太守拋官歸
舊谿公答云昨乞百日告起吟五篇詩去年到郡時麥

穗黃離離今年去郡日稻花白霏霏舊譜云劉與公爲
代非也夢得時在和州歲暮罷歸洛與公相遇於楊楚
間其爲蘇州乃在大和六年齊雲晚望詩云欲辭南國
去重上北城看九月全無熱西風亦未寒河亭晚望詩
郡靜官初罷鄉遙信未回明朝是重九誰勸菊花盃是
九月猶在郡公之去蘇蓋在秋冬之交有自問行何遲
詩除日有答夢得同發楚州詩是冬弟行簡死
文宗大和元年丁未

宿滎陽詩云生長在滎陽少長辭鄉曲去時十一二今
年五十六公生於新鄭自蘇還道過之初到洛陽有閑
遊詩三月召爲祕書監有初除賜金紫詩舊譜云祕丞
大誤有祕書省後廳詩十月有三教論文宗誕日與僧

惟應道士趙常盈麟德殿講論也

二年戊申

正月除刑部侍郎有文集後序云二年秋余春秋五十有七是歲大有年有詔賜百官出城觀稼詩和微之五十七三首又和除夜詩云君提七郡籍我按三尺書蓋微之在越凡七年除夜知退大祥有祭文

三年己酉

春以病免官除太子賓客分司有喜除賓客詩將至東都有寄令狐留守詩云惜逢金谷三春盡蓋以春暮至洛也歸履道宅詩云今日是長歸自是迄公薨凡十八年在洛終不渝長歸之語舊史云太和後宗閔德裕朋黨事起穎士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穎士從父妹也居

易懼以黨人見斥乃求置身散地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識者多之有劉白唱和集解有偶作詩云身為三品官年已五十八夏有祭韋相公文處厚也有池上篇是冬與元稹各生子有賀微之詩又有自嘲詩云五十八翁方有後靜思堪喜亦堪嗟又阿崔詩云豈料鬢成雪方看掌弄珠

四年庚戌

有三月三十日詩云半百過九年豔陽殘一日有同李翱祭李司徒文李絳也是歲遇害於興元十二月除河南尹有醉中除年敕到詩有除夜詩云火銷燈盡天明後便是平頭六十人

五年辛亥

有六十拜河南尹詩不準擬身年六十詩府中夜賞詩
阿崔年三歲死有哭崔兒詩報微之晦叔及酬夢得詩
七月元稹薨有尺微之詩十月有祭文

六年壬子

春有贈分司諸公詩寒食宴遊贈馮李二尹詩府酒五
絕夏有沃州禪院記六月有薦韋晏李楚狀秋七月有
元稹墓誌八月一日有修香山寺記寺在龍門山後魏
熙平元年建公自為庶子賓客分司數往遊焉慨然有
葺完之願及是為微之誌墓潤筆之直六七十萬義不
受以施此寺開成五年又為作經藏蓋嘗自稱香山居
士云康駢劇談錄曰盧簡辭遊伊水別墅方冬霰雪微
下忽有蓑笠牽蓬艇中有白衣與衲僧同坐舡後以小

竈安桐甑而炊烹魚煮茗泝流吟嘯使人問之乃白傅
同佛光往香山也冬劉禹錫除蘇州過洛留十五日朝
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州而別崔群薨有
祭崔相文有憶舊遊詩寄劉蘇州有贈崔常侍晦叔詩
十二月四日有答崔賓客詩云今歲日餘二十六來歲
年登六十二又有二十三日呈晦叔云案頭曆日雖未
盡向後惟殘六七行

七年癸丑

元日勸酒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櫟膠牙錫此對嘗再用
之又云夢得君知否俱過本命年公與夢得皆壬子生
也有早春醉吟詩寄太原令狐公及劉蘇州又醉送李
二十常侍赴鎮浙東詩李紳也公嘗有詩云悶勸迂辛

酒閒吟短李詩時李自壽陽分司甫至洛而刺越有春
題府廳詩云潦倒三川守因循涉四年四月罷河南尹
歸履道舊第有解印出公府詩五首及罷府歸舊居再
授賓客分司等詩七月崔玄亮卒有哭晦叔詩又有微
之敦詩晦叔相繼長逝歸然自傷因成二絕劉蘇州寄
釀酒糯米李常侍寄楊柳枝舞衫有詩謝之

八年甲寅

有早春憶蘇州寄夢得詩有感春詩云心情多少在六
十二三人寒食日有翫半開花詩贈皇甫郎中有家釀
新熟詩六十三翁頭雪白假如醒黠欲何為三月裴度
為東都留守有侍中晉公欲到東洛先蒙書問期宿龍
門詩七月有名詩序云自三年春至八年夏在洛凡五

周歲作詩四百三十六首是歲有溧水令白君墓誌銘
府君名季康敏中之父至今溧水城隍神相傳為白君
也

九年乙卯

有覽鏡喜老詩云行年六十四安得不衰老夏有崔晦
叔墓誌有東林寺文集記集凡六十卷九月除同州刺
史不拜有詠懷詩十月改授太子少傅分司有詩云承
華東署三分務履道西池七遇春於是劉禹錫自汝州
移同州實與公為代有喜見劉同州詩劉集亦有酬公
詩云舊託松心契新交竹使符也十一月有詠史詩云
彼為薤醢几上肉我作鸞皇天外飛又有二十日獨遊
香山感事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時

新有甘露之禍初江州之貶王涯有力焉說者因是謂
公幸之惟東坡蘇公云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
也以愚觀之其悲涯輩之禍而幸已之不與者乎鸞皇
蓋自况也公又嘗有詩云今日怜君嶺南去當時笑我
洛中來未知爲何人作亦此意也

開成元年丙辰

有春遊詩云我年六十五走若下坡輪有春盡日天津
橋醉吟詩呈李尹時李紳自分司新除尹閏五月有聖
善寺文集記凡六十五卷秋劉禹錫分司有喜夢白馮
翊歸洛詩十月有皇甫鏞墓誌銘是歲楊虞卿死於虔
州有哭師皋詩楊汝士授東川有代妻戲兄嫂詩
二年丁巳

春有感事詩云無憂六十六年春又有六十六詩云五
十八歸來今來六十六又云七十欠四歲此生何足論
有落齒辭三月三日尹李待價啓留守裴侍中修禊合
宴於舟中有詩十二韻侍價李珣也有蘇州南禪寺藏
記有聞新蟬贈夢得詩五月裴度尹太原牛僧孺爲留
守有同夢得牛相初到小飲見貽詩

三年戊午

春有櫻桃花下有感而作詩有醉吟先生傳北夢瑣言
云白公與元相友善集有詩云相看掩淚俱無語別有
傷心事豈知想得咸陽原上樹已抽三丈白楊枝洎自
撰墓誌云與彭城劉夢得爲詩友不言元公時人疑其
隙終也按此非墓誌語乃醉吟傳中語時元之亡久矣

其言與僧如滿為空門友韋楚為山水友皇甫朗之為酒友皆一時見在人則其於詩友自不應復及死者又嘗為劉白唱和集序且與劉書云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勅者非夢得而誰此尤可證公與元同升科第俱負直聲中歲復俱蹇連晚而元撓節速化得罪清議公獨終始如一二人賢否固不可槩論而其交情死生不渝觀香山寺記尚欲結他生緣風誼之美可厲薄俗掩淚傷心之句旨意甚哀而或者臆度疑似乃有隙終之論小人之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有題河南內廳詩云盃嘗七尹酒蓋自罷河南六年換七尹酒味皆不同七尹者嚴休復王質鄭澣李紳李珣裴潏韋長也除夜有詩云七十期漸近萬緣心已忘

四年己未

有四年春詩云又入開成第四春二月有蘇州南禪院集記凡六十七卷十月旦得風痺疾有病中詩十首并序鬻駱馬別柳枝詩在焉別詩云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而又有不能忘情吟云駱反廐素反閨又云素兮素兮為我歌楊柳枝與爾歸醉鄉去來按劉禹錫和公詩云春盡絮飛留不得隨風好去落誰家公又戲答云柳老春深日又斜任它飛入別人家他日又有春隨樊子一時歸之句則是柳枝竟去也意其初疾欲放而復留至明年乃春去耳有白蘋洲五亭記稱十月十五日則病後所作也

五年庚申

有病入新正強起迎春寄思黯及病後寒食等詩三月三十日有燕罷感事吟詩云病與樂天相伴住春隨樊子一時歸按不能忘情吟序云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柳曲人多以曲名之其辭曰素事主十年凡三千有六百日公年五十八自刑部侍郎分司歸洛至六十八而得疾於是十年矣當是初歸洛時得之公嘗有楊柳枝詞八首又有楊柳枝二十韻自注云楊柳枝洛下新聲也洛之小妓有善歌者詞章音韻聽可動人故賦之本事集云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為詩云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白公年邁而小蠻方豐豔因為楊柳枝以寄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言屬

阿誰如本事集之說則樊素小蠻為二人以集考之不見此二句詩亦無所謂小蠻者而柳枝即樊素也舊譜引公詩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兩枝楊柳必非一人又有九日代羅樊二妓招舒著作云羅敷斂雙袂楚姬獻一盃意所謂兩枝楊柳者然皆臆說未必然也又按劉禹錫有寄小樊詩云終須買取名春艸又憶春草詩云河南大尹頻出難只得池塘十步看府門閉後滿街月幾處遊人草頭歇則春草似是府妓又公喜見劉同州詩云應須為春草五馬立踟躕夢得答云今朝停五馬不是為羅敷注云前章所言春草白君之舞妓也然則春草與柳枝似各是一人偶同姓樊爾漫詳及之資雅話公又嘗有詩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

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注云菱谷紅紫皆小蠻名
也是秋有病後獨宿香山二絕云更過今年年七十十
一月有香山洛中集記凡十卷

武宗會昌元年辛酉

春有病後喜過劉家等五絕又偶吟呈夢得云且喜開
年滿七旬為李紳作家廟碑云開成會昌之際當在此
時有百日假滿少傅官停自喜言懷詩除刑部尚書致
仕時李德裕初用事也有官俸初罷諭親故詩戲酬牛
相呈諸寮友詩與夢得同致仕裴賓客王尚書飲詩云
四箇老人三百歲有逸老詩云我初五十八息老雖非
早一閑十三年所得亦不少皤然七十翁亦足稱壽考
是歲李程為留守過公池上汎舟話及翰林舊事公有

詩云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五相謂李吉裴垵崔羣
及程也與公皆元和初學士舊譜以為李逢吉非是考
翰林記逢吉未嘗為學士考河南志其為留守乃大和
中也

二年壬戌

有喜入新年自詠云大曆年中騎竹馬幾人得見會昌
春有宿府中水堂贈盧尹中丞詩云從我到君十一尹
相看自置府來無前已見七尹外有高銖孫簡盧貞并
公為十一人有香山寺寫真詩三月五日齋素畢開素
有贈妻弘農郡君詩有達哉樂天行秋劉禹錫卒有哭
夢得詩又有感舊為李杓直元微之崔晦叔及夢得作
皆執友也有送敏中為戶部員外郎詩云前鴻後鴈行

相續相去迢迢二十年注云長慶初為主客員外郎到
今二十年歲暮聞盧尹夜宴以詩戲之為來日張本云
府中歡笑勝尋常明朝強出須謀樂

三年癸亥

送王使君赴蘇州詩云一別蘇州十八載公以寶曆丙
午去蘇於今十八年

四年甲子

有遊趙村杏花詩云七十三人難再到今春來是別花
來有問諸親友詩云七十人難到過三更較稀有開龍
門八節灘九峭詩云七十三翁旦暮身誓開險路作通
津

五年乙丑

有齋居春夕感事遣懷詩云風光拋得也七十四年春
三月二十一日與前懷州司馬胡杲衛尉卿吉皎前右
觀武軍長史鄭據慈州刺史劉真御史盧貞永州刺史
張渾及公共七人為齒會於履道宅詩云七人五百七
十歲祕書監狄兼謩河南尹盧貞以年未七十雖預會
而不及列故又稱九老會是會蓋有兩盧貞也

本朝洛中九老會蓋倣此而司馬公未七十預會亦用
狄監盧尹故事云

六年丙寅

有自詠示諸家屬詩云壽及七十五俸霑五十千有立
春日人日詩又有詠身詩云自中風來三曆閏盧尹和
公永豐坊柳詩公亦和云定知天象今春後柳宿光中

添兩星按本事集云宣宗聞唱是詞問永豐所在及何人所作因東使命取兩枝植於禁中宣宗以是歲三月即位藉曰於會昌為叔父且有宿憾然亦不當於授受危疑之際聞歌植柳如是其急者盧貞為尹在四年七月或只是五年春武宗在位時事以本事集指為宣宗故記之於此八月公薨贈尚書左僕射有自為墓誌銘公卒之歲新史及墓碑所載皆同獨舊史云大中元年年七十六非也當以墓碑為定公自喪阿崔終身無子墓誌云以姪孫阿新為後又云三姪曰味道景回晦之世系表載公子景受以從子繼碑亦云大中三年景受自潁陽尉典治集賢書奉太夫人楊氏來京師命客取文刻碑按公舍其姪而以姪孫為後既不可解而所謂

阿新者即景受乎則昭穆為失次不然則治命終不用耶碑云十一月葬龍門而墓誌云葬於華州下邽祔先塋也則治命亦本不於龍門賈氏談錄云四方過者必奠卮酒冢前方丈常成泥濘墓誌又云毋請太常謚毋建神道碑新史云敏中為相請謚曰文賈氏談錄云有司請賜謚上曰何不取醉吟先生墓表看卒不賜謚弟敏中奏立神道碑據此則但立碑而未嘗賜謚也新史當別有據新史又云宣宗以詩弔之今其詩見撫言略云綴玉聯珠三千首誰教冥路作詩仙舊譜云李德裕貶崖州公有詩三首其一云樂天嘗任蘇州日要勒須教用禮儀從此結成千萬恨這回果中白家詩六年四月德裕貶崖而公之卒不記其月按此蓋未嘗見神道

碑而此詩集中無有見於漁隱叢話謂攷之元和錄居易年長於德裕視德裕為晚進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居易刺蘇州德裕以使職自居不少假借居易不得已以軍禮見及其貶也故為詩云元和錄者世不見其書不知漁隱從何得之也德裕以四月罷相為江陵尹其自潮貶崖蓋在明年之冬公薨固已久矣審如詩意則為幸灾快忿非青山獨往之比故穎濱蘇公力辨之以為刻核太甚樂天不至此也蓋不待攷其年月而可知其偽矣况年月復甚明白舊譜何其不深攷耶要之小說所載自難盡信公與德裕本無深怨蓋自元和中其父吉甫為相而牛僧孺李宗閔對策切直吉甫泣訴於憲宗考官坐貶而公嘗上書救之李絳與吉甫友叶而公

又與絳善其後牛李與德裕迭為相其黨亦迭為軒輊楊虞卿汝士與宗閔尤厚號黨魁而公夫人虞卿從妹矣故德裕惡公武宗聞公名欲召以為相德裕言居易衰病其弟敏中文詞不減居易且有器識遂以為翰林學士孫光憲北夢瑣言云劉禹錫大和中與德裕同在東都分司禹錫謁德裕曰曾得白居易文集否德裕曰累有相示未嘗一披今為吾子覽之既啓復卷曰吾於斯人不足久矣其文章精絕何必覽之但恐回吾之心其見抑也如此楊虞卿牛僧孺公皆密友也其不引翼義在於斯按唐朋黨之禍始於元和之初而極於大和開成會昌之際三十年間士大夫無賢不肖出此必入彼未有能自脫者權位逼軋福禍伏倚大則身死家滅

小亦不免萬里投荒獨公超然利害之外雖不登大位而能以名節始終惟其在朋黨之時不累於朋黨故也故元稹裴度之深仇也公雖厚於稹而亦親於晉公晉公在位公為丞郎李宗閔牛僧孺之死黨也公雖厚於僧孺而未嘗昵於宗閔僧孺當國公方自杭州求分司李紳德裕之至交也公雖惡於德裕而與紳唱酬往來情分極不薄公於交遊無所適莫可見於此矣然則公之論牛李自是舉諫爭之職而非以內私交其師皋蓐巢厚善自是篤姻婭之好而非以徇權勢公能信於裴度李紳而不能信於德裕何哉晉公之德量固非公垂之比而文饒之忌刻又在公垂之上其進敏中以抑居易自以為得策及其失勢擠之而下石焉者乃其所謂

有器識者也自古朋黨雖起於小人之傾危而成於小人之剛褊以文饒之才略號稱賢相而不免禍者其心未能休休有容故也然文饒雖惡公不過使之不為相而公亦卒無他禍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白公有焉嗚呼可不謂賢乎

白公文集行於世者皆有年譜與集並行得以考其平生之出處歲月之後先吳門所刊白氏長慶集首載李璜德劭所為譜參政樓公稱之以屬諫議李公訪求而刻焉紹定庚寅余始得其本而觀之既曰譜矣而不繫年其疏略抵牾有不可枚舉者攻媿號博洽不知何獨取此家居無事因取新舊史實錄等書及諸家傳記所載叅稽互攷別為此譜自其始

生之年以及考終之歲次第審訂粗得詳確猶恨孤
學諛聞未必能逃目睫之譏不敢傳之他人惟以自
備觀覽而已孟夏十有二日譜成直齋陳振孫伯玉
父

立名按今白集錢考功本並依吳門宋刊獨無李璜譜不知何時芟去就直齋
所譜可以繫見其外謬豈特目不知有史傳即白公文集亦似從未省覽者吳
本之年譜如此無怪其編次之荒唐乃爾也近世購書家但重宋本略不鑒別
幸而李譜不傳陳氏駁正之書尚在設以彼易此亦將据宋刻而信之否乎顧
白公以元和五年庚寅除京兆戶曹六年辛卯丁母陳太君喪始歸滑村時年
四十故歸田詩云四十為野夫也直齋乃以此詩係之五年且云移疾求退然
陳太君以六年卒於長安宣平里第猶自京兆府申堂狀安得先年歸滑村
又香山九老不及如滿李爽及七十致仕並略有異同語詳新譜及九老圖詩
後要之直齋考据精確多詳人所不能詳其他自不嫌疎略也

白文公年譜跋

香山居士長慶集舊刊於郡之思白堂因以一帙遺湖
南林漕復書乃以陳直齋所編年譜見囑謂有文集而
無年譜不幾於缺典乎得此喜為完書鋟梓以冠於集
首亦可以訂香山之出處云端平甲午重午漢國趙善
書



先是憲宗以久旱欲
德音白之及李休上言
令實有及人善必減其
租稅又請出中人禁者
橫飲以進奉及願
點中物以私賣人為
奴婢初下皆云云之請
遂下
謂之善政之有終後休
詩以勉之雅周名七月
阿之作不何以加此亦多

白香山詩長慶集卷第一

古歛王

立名

西亭編訂



諷諭一

古調詩五言
凡六十四首

賀雨

古出早熟
若心人也

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自冬及春暮不雨旱熯熯上
心念下民懼歲成災凶遂下罪已詔殷勤制一作告萬邦帝
曰予一人繼天承祖宗憂勤不遑寧夙夜心忡忡元年
誅劉闢一舉清巴邛二年戮李錡不戰安江東顧惟眇
眇德遽有巍巍功或者天降沴無乃微予躬上思答天
戒下思致時邕莫如率其身慈和與儉恭乃命罷進獻
乃命賑飢窮宥死降五刑已責按已責乃用左傳晉悼公已責事
謂止通債也今本皆作責已誤
寬三農宮女出宣徽廐馬減飛龍庶政靡不舉皆由自

穀梁傳
不雨者雨
也

請英華
你清
英華
天下注
天

于是知能乃古之詩者
必在蹈古之道矣矣

徐一休

宸衷奔騰道路人。偃僕田野翁。歡呼相告報。感泣涕沾
髓。順人人心悅。先天天意從。詔下纔七日。和氣生沖融。
凝為油。油一作雲散作習習風。晝夜三日雨。淒淒復濛濛。
萬心春熙熙。百穀青芄芄。人變愁為喜。歲易儉為豐。乃
知王者心。憂樂與眾同。皇天與后土。所感無不通。冠珮
何鏘鏘。將相及王公。蹈舞呼萬歲。列賀明庭中。小臣誠
愚陋。職忝金鑾宮。稽首再三拜。一言獻天聰。君以明為
聖。臣以直為忠。敢賀有其始。亦願有其終。

立名按元和四年閏三月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公見詔節未詳即建言乞免
江淮兩賦以救流瘠且多出官人上悉從之制下而兩公集中有奏請加德音
中節日
三狀

讀張籍古樂府

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為

敦宗刻作博避
英宗為所諱

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
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
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上可裨教
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始從青衿歲
迨此白髮新。日夜秉筆吟。心苦力亦勤。時無采詩官。委
葉如泥塵。恐君百歲後。滅没人不聞。願藏中秘書。百代
不湮淪。願播內樂府。時得聞至尊。言者志之苗。行者文
之根。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為人。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賤
貧。病眼街西住。無人行到門。

哭孔戡

洛陽誰不死。戡死聞長安。我是知戡者。聞之涕泫然。戡
佐山東軍。非義不可干。拂衣向西來。其道直如絃。從事

得如此人人以為難。人言明明代。合置在朝端。或望居諫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憲府。有邪戡必彈。惜哉兩不諧。沒齒為閒官。竟不得一日。蹇蹇立君前。形骸隨眾人。歛葬北邙山。平生剛腸內。直氣歸其間。賢者為生。民生死懸在天。謂天不愛人。胡為生其賢。為天果愛民。胡為奪其年。茫茫元化中。誰執如此權。

立名按孔戡即孔戡之兄也。盧從史鎮澤潞辟為書記。從史寔驕陰連王承宗曰。緒欲效河朔事。以固位。戡每秉筆至。不執之言。極諫以為不可。從史怒。遂謝病歸。從史復疏請貶。逐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詔下給事中呂元膺執之上。令中使慰喻。元膺制書方下。戡不調而卒。事詳唐書本傳。

凶宅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門內。房廊相對空。梟鳴松桂枝。狐藏蘭菊叢。蒼苔黃葉地。日暮多旋風。前主為將相。得罪竄巴庸。後主為公卿。寢疾歿其中。連延四

軍字從抄本云

五主。殃禍繼相鍾。自從十年來。不利主人翁。風雨壞簷隙。蛇鼠穿牆墉。人疑不敢買。日毀土木功。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但恐災將至。不思禍所從。我今題此詩。欲悟迷者胃。凡為大官人。年祿多高崇。權重持難久。位高勢易窮。驕者物之盈。老者數之終。四者如寇盜。日夜來相攻。假使居吉土。孰能保其躬。因小以明大。借家可諭邦。周秦宅嶠函。其宅非不同。一興八百年。一死望夷宮。寄語家與國人。凶非宅凶。

夢仙

人有夢仙者。夢身升上清。坐乘一白鶴。前引雙紅旌。羽衣忽飄飄。玉鸞俄錚錚。半空直下視。人世塵冥冥。漸失鄉國處。纔分山水形。東海一片白。列岳五點青。須臾羣

仙來相引朝玉京。安期羨門輩。列侍如公卿。仰謁玉皇
帝。稽首前致誠。帝言汝仙才。努力勿自輕。却後十五年。
期汝不死庭。再拜受斯言。既寤喜且驚。秘之不敢泄。誓
志居巖扃。恩愛捨骨肉。飲食斷羶腥。朝餐雲母散。夜吸
沆瀣精。空山三十載。日望輜輶迎。前期過已久。鸞鶴無
來聲。齒髮日衰白。耳目減聰明。一朝同物化。身與糞壤
并。神仙信有之。俗力非可營。苟無金骨相。不列丹臺名。
徒傳辟穀法。虛受燒丹經。只自取勤苦。百年終不成。悲
哉夢仙人。一夢誤一生。

觀刈麥

時為熱
屋縣尉

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婦
姑荷簞食。童稚攜壺漿。相隨餉田去。丁壯在南岡。足蒸

暑。土氣背灼炎。天光力盡不知熱。但惜夏日長。復有貧
婦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遺穗。左臂懸弊筐。聽其相顧
言。聞者為悲傷。家田輸稅盡。拾此充飢腸。今我何功德。
曾不事農桑。吏祿三百石。歲晏有餘糧。念此私自媿。盡
日不能忘。

題海圖屏風

元和已
丑年作

海水無風時。波濤安悠悠。鱗介無小大。遂性各沉浮。突
兀海底鰐。首冠三神丘。釣網不能制。其來非一秋。或者
不量力。謂茲鰐可求。鼉鱓牽不動。綸絕沉其鈎。一鰐既
頓頷。諸鰐齊掉頭。白濤與黑浪。呼吸繞咽喉。噴風激飛
廉。鼓波怒陽侯。鯨鯢得其便。張口欲吞舟。萬里無活鱗。
百川多倒流。遂使江漢水。朝宗意亦休。蒼然屏風上。此

負鼎

元和四年。帝用宦者
吐突承。承為帥討之
承宗。發亂天下。此詩
蓋借以戒切之也。東
坡以為指誰。事非
是。陽抄不揚
怡字以素改

画良有由

帝之討成德也裴均者皆以力未可白之若所用而繼絳之後爭立名按此詩於題下注年必有為而作已丑為元和四年四月憲宗欲乘王士真死除人代之不從則與師討之以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裴均不可李絳言武俊父子相承四十餘年今承宗又已總軍務一旦易之恐未即奉詔又河北諸鎮事體正同必不自安陰相黨助中尉吐突承璀欲奪均權自請將兵討之未行九月憲宗又欲以承宗為成德留後割其德林二州更為一鎮命王氏壻薛昌朝領之承宗果因昌朝抗不奉詔遂命承璀統兵討承宗自此兵連禍結師久無功公集有狀論其事云臣伏以河北事體本不宜用兵此詩當因是託諷也東坡云吳元濟以蔡叛犯許汝以驚東都此不可不討者也當時議者欲置之固為非策然不得武裝二傑士亦未易辦也白樂天豈庸人哉然其議論亦似屬置之者其詩有海國屏風者可見其意且注云時方討淮蔡叛吾以是知仁人君子之於兵蓋不忍輕用如此淮蔡且欲以德懷况欲弊所持以勤無用乎悲乎此未易與俗士談也東坡此語定有為特借是以發之耳然今本並無淮蔡叛之注况元濟反在元和十年縱兵侵掠不容不討者詩中不量力黿可求等語殊不相涉是詩之作確是元和四年然則宋本亦有繆誤東坡以注為据遂不復推考也

羸駿

驂騮失其主。羸餓無人牧。向風嘶一聲。莽蒼黃河曲。蹋冰水畔立。臥雪冢間宿。歲暮田野空。寒草不滿腹。豈無

市駿者。盡是凡人目。相馬失於瘦。遂遺千里足。村中何擾擾。有吏徵芻粟。淪彼軍廩中。化作駑駘肉。

廢琴

絲桐合為琴。中有太古聲。古聲淡無味。不稱今且情。玉徽光彩滅。朱絃塵土生。廢棄來已久。遺音尚泠泠。不辭為君彈。縱彈人不聽。何物使之然。羌笛與秦箏。

李都尉古劍

古劍寒黯黯。鑄來幾千秋。白光納日月。紫氣排斗牛。有客借一觀。愛之不敢求。湛然玉匣中。秋水澄不流。至寶有本性。精剛無與儔。可使寸寸折。不能繞指柔。願快直士心。將斷佞臣頭。不願報小怨。夜半刺私讐。勸君慎所用。無作神兵羞。

雲居寺孤桐

一株青玉立。千葉綠雲委。亭亭五丈餘。高意猶未已。山僧年九十。清淨老不死。自云手種時。一顆青桐子。直從萌芽拔。高自毫末始。四面無附枝。中心有通理。寄言立身者。孤直當如此。

京兆府新栽蓮

時為盤屋尉趨府作

污溝貯濁水。水上葉田田。我來一長歎。知是東溪蓮。下有清泥污。馨香無復全。上有紅塵撲。顏色不得鮮。物性猶如此。人事亦宜然。託根非其所。不如遭棄捐。昔在溪中日。花葉媚清漣。今來不得地。顛顛府門前。

夏夜登閣避暑

早久炎氣甚。中人若燔燒。清風隱何處。州樹不動搖。何以避暑氣。無如出塵囂。行行都門外。佛閣正苔蕘。清涼近高生。煩熱委靜銷。開襟當軒坐。神泰意飄飄。迴看歸路傍。禾黍盡枯焦。獨善誠有計。將何救旱苗。

初授拾遺

奉詔登左掖。束帶參朝議。何言初命卑。且脫風塵吏。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遇。尚無過斯位。況予蹇薄者。寵至不自意。驚近白日光。慙非青雲器。天子方從諫。朝廷無忌諱。豈不思匪躬。適遇時無事。受命已旬月。飽食隨班次。諫紙忽盈箱。對之終自媿。

贈元稹

自我從宦遊。七年在長安。所得惟元九。乃知定交難。豈無山上苗。徑寸無歲寒。豈無要津水。咫尺有波瀾。之子

訪中書月心及夜之沃
身夜字如於沃

異於是。久處一作要誓不諼。無波古井水。有節秋竹竿。一為同心友。三及芳歲闌。一作蘭花下鞍馬遊。雪中杯酒歡。衡門相逢迎。不具帶與冠。春風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為同登科。不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無異端。

哭劉敦質

小樹兩株柏新土。三尺墳蒼蒼。白露草此地。哭劉君。哭君豈無辭。辭云君子人。如何天不弔。窮悴至終身。愚者多貴壽。賢者獨賤屯。龍亢彼無悔。蠖屈此不伸。哭罷持此辭。吾將詰義文。

荅友問

大圭廉不割。利劍用不缺。當其斬馬時。良玉不如鐵。置鐵在洪爐。鐵消易如雪。良玉同其中。三日燒不熱。君疑

才與德詠此知優劣

雜興三首

此三篇其因長慶初政而作耶

楚王多內寵。傾國選嬪妃。又愛從禽樂。馳騁每相隨。錦韞臂花隼。羅袂控金羈。遂習宮中女。皆如馬上兒。色禽合為荒。刑政兩已衰。雲夢春仍獵。章華夜不歸。東風二月天。春鴈正離離。美人挾銀鐫。一發疊雙飛。飛鴻驚斷行。斂翅避蛾眉。君王顧之笑。弓箭生光輝。迴眸語君曰。昔聞莊王時。有一愚夫人。其名曰樊姬。不有此遊樂。三載斷鮮肥。妙在加一

越國政初荒。越天旱不已。風日燥水田。水涸塵飛起。國中新下令。官渠禁流水。流水不入田。壅入王宮裏。餘波養魚鳥。倒影浮樓雉。澹灩九折池。縈迴十餘里。四月芟

荷發越王日遊嬉。左右好風來。香動芙蓉蕊。但愛芙蓉香。又種芙蓉子。不念閭門外。千里稻苗死。

吳王心日侈。服玩盡奇瓌。身臥翠羽帳。手持紅玉杯。冠垂明月珠。帶束通天犀。行動自矜顧。數步一徘徊。小人知所好。懷寶四方來。奸邪得藉手。從此倖門開。古稱國之寶。穀米與賢才。今看君王眼。視之如塵灰。伍員諫已死。浮屍去不迴。姑蘇臺下艸。麋鹿暗生麇。

宿紫閣山北邨

晨遊紫閣峰。暮宿山下邨。邨老見予喜。為予開一尊。舉杯未及飲。暴卒來入門。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主人退後立。斂手反如賓。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口稱采造

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

此亦謂承恩

立名按貞元十二年始立左右神策護軍中尉統禁旅時實霍權勢振赫嗣是宦官之驕橫日長公與元九書所謂開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是也宋洪景盧容齋續筆云宣和間朱勳挾花石進奉之名以固寵規利士民家一州一木稍堪詭使者即領健卒直入其家用黃封表志未即取護視微不謹則被以大不恭罪及發行必撤屋決墻而出偶讀樂天此詩乃知唐世固有是事蓋貞元元和間也

讀漢書

禾黍與稂莠。雨來同日滋。桃李與荆棘。霜降同夜萎。艸木既區別。榮枯那等夷。茫茫天地意。無乃太無私。小人與君子。用置各有宜。奈何西漢末。忠邪並信之。不然盡信忠。早絕邪臣窺。不然盡信邪。早使忠臣知。優游兩不斷。盛業日已衰。痛矣蕭京輩。終令陷禍機。蕭望之京房等每讀元成紀。憤憤令人悲。寄言為國者。不得學天時。寄言為臣者。可以鑒於斯。

贈樊著作

陽城為諫議以正事其君其手如屈軼舉必指佞臣卒使不仁者不得秉國鈞元稹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伸劉闢肆亂心殺人正紛紛其嫂曰庾氏棄絕不為親從史萌逆節隱心潛負恩其佐曰孔戡捨去不為賓凡此士與女其道天下聞常恐國史上但記鳳與麟賢者不為名彰教乃敦每惜若人輩身死名亦淪君為著作郎職廢志空存雖有良史才直筆無所申何不自著書實錄彼善人編為一家言以備史闕文

作一家言乃下史字呼為此用
杜任史書中語家學者安政耳

蜀路石婦

道傍一石婦無記復無銘傳是此鄉女為婦孝且貞十五嫁邑人十六夫征行夫行二十載婦獨守孤爨其夫有父母老病不安寧其婦執婦道一一如禮經晨昏問起居恭順發心誠藥餌自調節膳羞必甘馨夫行竟不歸婦德轉光明後人高其節刻石像婦形儼然整衣巾若立在閨庭似見舅姑禮如聞環珮聲至今為婦者見此孝心生不比山頭石空有望夫名

折劍頭

拾得折劍頭不知折之由一握青蛇尾數寸碧峰頭疑是斬鯨鯢不然刺蛟虬缺落泥土中委棄無人收我有鄙介性好剛不好柔勿輕直折劍猶勝曲全鈎

登樂遊園望

獨上樂遊園四望天日曛東北何靄靄宮闕入煙雲愛

此高處立。忽如遺垢氛。耳目暫清曠。懷抱鬱不伸。下視
十二街。綠樹間紅塵。車馬徒滿眼。不見心所親。我生死
洛陽。元九謫荆門。可憐南北路。高蓋者何人。

今同山字作一仍

酬元九對新栽竹有懷見寄頃有贈元九詩云有節秋竹竿故元感之因重見寄

昔我十年前。與君始相識。曾將秋竹竿。比君孤且直。中

心一以合。外事紛無極。共保秋竹心。風霜侵不得。按今本作會將

枝春來軟無力。憐君別我後。見竹長相憶。常欲在眼前。

故栽庭戶側。分首今何處。君南我在北。吟我贈君詩。對

之心惻惻。

感鶴

石叟行所指惜不使元九見

鶴有不羣者。飛飛在楚田。飢不啄腐鼠。渴不飲盜泉。貞

元九和此詩亦自懼
弟之不修為向云既可

姿自耿介。雜鳥何翩翩。同遊不同志。如此十餘年。一興
嗜慾念。遂為矰繳牽。委質小池內。爭食羣雞前。不惟懷
稻粱。兼亦競腥羶。不惟戀主人。兼亦狎烏鳶。物心不可
知。天性有時遷。一飽尚如此。況乘大夫軒。

春雪

元和歲在卯。六年春二月。月晦寒食天。天陰夜飛雪。連
宵復竟日。浩浩殊未歇。大似落鵝毛。密如飄玉屑。寒銷
春茫蒼。氣變風凜冽。上林艸盡沒。曲江水復結。紅乾杏
花死。綠凍楊柳折。一作折所憐物性傷。非惜年芳絕。上天有
時令。四序平分別。寒燠苟反常。物性皆天闕。我觀聖人
意。魯史有其說。或記水不冰。或書霜不殺。上將儆政教。
下以防災孽。茲雪今如何。信美非時節。

立名按昌黎有年。元祐六年春。寒氣不肯解。河南二月末。雪花一尺。又云。生平未嘗見。向。是。其。雪。之。大。可。知。詩。中。上。林。兩。江。自。是。京。師。作。是。年。公。尚。為。京。北。戶。曹。奉。軍。四。月。丁。母。憂。歸。葬。於。李。家。碑。作。五。年。喪。母。安。得。六。年。春。猶。在。京。師。此。詩。可。證。李。碑。之。誤。矣。

高僕射

富貴人所愛。聖人去其泰。所以致仕年。著在禮經內。玄元亦有訓。知止則不殆。二疏獨能行。遺跡東門外。清風久銷歇。追此向千載。斯人古亦稀。何況今之代。遑遑名利客。白首千百輩。唯有高僕射。七十懸車蓋。我年雖未老。歲月亦云邁。預恐耄及時。貪榮不能退。中心私自傲。何以爲我戒。故作僕射詩。書之於大帶。

白牡丹

城中看花客。旦暮走營營。素華人不顧。亦占牡丹名。開在深寺中。車馬無來聲。唯有錢學士。盡日遶叢行。憐此

皓然質。無人自芳馨。衆嫌我獨賞。移植在中庭。留景夜不暝。迎光曙先明。對之心亦靜。虛白相向生。唐昌玉蕊花。攀翫衆所爭。折來比顏色。一種如瑤瓊。彼因稀見貴。此以多爲輕。始知無正色。愛惡隨人情。豈惟花獨爾。理與人事并。君看紫^{一作時}豔與紅英。

贈內

生爲同室親。死爲同穴塵。他人尚相勉。而況我與君。黔婁固窮士。妻賢忘其貧。冀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爨薪。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此千載後。傳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者衣食。不過飽與溫。蔬食足充飢。何必膏梁珍。繒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君家有貽訓。清

白遺子孫。我亦貞苦士。與君新結婚。庶保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寄唐生

賈誼哭時事。阮籍哭路岐。唐生今亦哭。異代同其悲。唐生者何人。五十寒且飢。不悲口無食。不悲身無衣。所悲忠與義。悲甚則哭之。太尉擊賊日。段太尉以尚書叱盜時。

顏尚書叱李希烈

大夫死兇寇。

陸大夫為亂兵所殺

諫議謫蠻夷。

楊諫議左

每見

如此事。聲發涕輒隨。往往聞其風。俗士猶或非。憐君頭半白。其志竟不衰。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功高虞人箴。痛甚騷人辭。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未得天子知。甘受時人嗤。藥良氣味苦。琴淡

古詩多重押韻者不當以兩悲字為格每字後有

悲字後有本俗士猶為之感動也若下久每受時人嗤之謂之不及非不亦謂之及耳不當作官似指南朝宮律律律交律也第二卷和

卷中如三宮律

禮戎

勅旨之素以之未之是也

五章即新身力五為也高雷本不誤作三

唐術善哭

音聲。稀不懼權豪怒。亦任親朋譏。人竟無奈何。呼作狂男兒。每逢羣盜息。或遇雲霧披。但自高聲歌。庶幾天聽卑。歌哭雖異名。所感則同歸。寄君五十章。與君為哭詞。

立名按舊書本傳唐衢應進士久而不第能為歌詩意多感發見人文章有所傷歎者讀訖必哭涕泗不能已每與人言論既別發聲一號音辭哀切聞者莫不泣下故世稱唐衢善哭李肇國史補曰唐衢周鄭客也有文學老而無成惟善哭每一發聲音調哀切聞者泣下常遊太原遇專軍酒酣乃哭滿座不樂主人為之罷

傷唐衢二首

自我心存道。外物少能逼。常排傷心事。不為長歎息。忽聞唐衢死。不覺動顏色。悲端從東來。觸我心惻惻。伊昔未相知。偶遊滑臺側。同宿李翱家。一言如舊識。酒酣出送我。風雪黃河北。日西並馬頭。語別至昏黑。君歸向東鄭。我來遊上國。交心不交面。從此重相憶。憐君儒家子。

唐方周郊曰京
李賈良有以
乃生墳絕句

尤字後抄本

字板作門合破日也佳
蘭雪

知樂者不徒

博京列以存

佳 平樂府此評

蒙抄作露

不得詩書力。五十著青衫。試官無祿食。遺文僅千首。六
義無差忒。散在京洛一作間。何人為收拾。

憶昨元和初。忝備諫官位。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
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貴人

皆怪怒。聞人亦非訾。天高未及聞。荆棘生滿地。惟有唐
衢見。知我平生志。一讀興歎嗟。再吟垂涕泗。因和三十

韻。手題遠緘寄。致我陳杜間。賞愛非常意。此人無復見。
此詩猶可貴。今日開篋看。蠹魚損文字。不知何處葬。欲

問先獻歎。終去哭墳前。還君一掬淚。陳杜謂子昂與甫也此詩猶可貴謂唐衢詩也

問友

種蘭不種艾。蘭生艾亦生。根荄相交長。莖葉相附榮。香
莖與臭葉。日夜俱長大。鋤艾恐傷蘭。漑蘭恐滋艾。蘭亦

未能漑。艾亦未能除。沉吟意不決。問君合何如。

悲哉行

悲哉為儒者。力學不知疲。讀書眼前一作暗。秉筆手生胝。

十上方一第。成名常苦遲。縱有宦達者。兩鬢已成絲。可
憐少壯日。適在窮賤時。丈夫老且病。焉用富貴為。沈沈

朱門宅。中有乳臭兒。狀貌如婦人。光明膏梁肌。手不把
書卷。身不撰戎衣。二十襲封爵。門承勲戚資。春來日日

出。服御何輕肥。朝從博徒飲。暮有娼樓期。平封一作評封
還酒債。堆金選蛾眉。聲色狗馬外。其餘一無知。山苗與

澗松。地勢隨高卑。古來無奈何。非獨君傷悲。

紫藤

藤花紫蒙茸。藤葉青扶疎。誰謂好顏色。而為害有餘。下

如蛇屈盤。上若繩縈紆。可憐中間樹。束縛成枯株。柔蔓不自勝。嫋嫋挂空虛。豈知纏樹木。千夫力不如。先柔後為害。有似諛佞徒。附著君權勢。君迷不肯誅。又如妖婦人。綢繆盡其夫。奇邪壞人室。夫惑不能除。寄言邦與家。所慎在其初。毫末不早辨。滋蔓信難圖。願以藤為戒。銘之於座隅。

○放鷹

十月鷹出籠。艸枯雉兔肥。下韝隨指顧。百擲無一遺。鷹翅疾如風。鷹爪利如錐。本為鳥所設。今為人所資。孰能使之然。有術甚易知。取其向背性。制在飢飽時。不可使長飽。不可使長飢。飢則力不足。飽則背人飛。乘飢縱搏擊。未飽須繫維。所以爪翅功。而人坐收之。聖明馭英雄。

於後抄本

其術亦如斯。鄙語不可棄。吾聞諸獵師。

慈烏夜啼

慈烏失其母。啞啞吐哀音。晝夜不飛去。經年守故林。夜夜半啼。聞者為沾襟。聲中如告訴。未盡反哺心。百鳥豈無母。爾獨哀怨深。應是母慈重。使爾悲不任。昔有吳起者。母歿喪不臨。嗟哉斯徒輩。其心不如禽。慈烏復慈烏。烏中之曾參。

立名按此詩當是元和辛卯居憂之作

鷺詩示劉叟

叟有愛子昔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時亦嘗如是故作燕詩以諭之

梁上有雙鷺。翩翩雄與雌。啣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觜爪雖欲弊。心力不知疲。須臾十來往。猶恐巢中飢。辛勤三

此本同序作一仍
之下定刻有矣字

十來往為
其數三研
未及過梅

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一旦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却入空巢裏啁啾終夜悲鶯鶯爾勿悲爾當返自思思爾為雛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采地黄者

麥死春不雨禾損秋早霜歲晏無口食田中采地黄采之將何用持以易餼糧凌晨荷鋤去薄暮不盈筐攜來朱門家賣與白面郎與君啖肥馬可使照地光願易馬殘粟救此苦飢腸

初入太行路

天冷日不光太行峰蒼莽嘗聞此中險今我方獨往馬蹄凍且滑羊腸不可上若比世路難猶自平於掌

鄧魴張徹落第

古琴無俗韻奏罷無人聽寒松無妖花枝下無人行春風十二街軒騎不暫停奔車看牡丹走馬聽秦箏衆目悅芳豔松獨守其貞衆耳喜鄭衛琴亦不改聲懷哉二夫子念此無自輕

鄧魴不知而終而張徹死在陽之鄉其

送王處士

王門豈無酒侯門豈無肉主人貴且驕待客禮不足望塵而拜者朝夕走碌碌王生獨拂衣遐舉如雲鵠寧歸白雲外飲水臥空谷不能隨衆人斂手低眉目扣門與我別沽酒留君宿好去采薇人終南山正綠

村居苦寒

鍾子從抄本

鄧魴作鄭

點多天字死字從
抄本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竹柏皆凍死况彼無衣民廻
觀村閭閻十室八九貧北風利如劍布絮不蔽身唯燒
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天寒歲農者猶苦辛顧我當
此日艸堂深掩門褐裘覆絀被坐臥有餘温幸免饑凍
苦又無壠畝勤念彼深可媿自問是何人

納粟

有吏夜扣門高聲催納粟家人不待曉場上張燈燭揚
簸淨如珠一車三十斛猶憂納不中鞭責及僮僕昔余
謬從事內媿才不足連授四命官坐尸十年祿常聞古
人語損益周必復今日諒甘心還他太倉穀

薛中丞

百人無一直百直無一遇借問遇者誰正人行得路中

是刻例移肺
抄本乃字方

丞薛存誠守直心甚固皇明燭如日再使秉王度奸豪
與佞巧非不憎且懼直道漸光明邪謀難蓋覆每因匪
躬節知有匡時具張為墜網綱倚作頽簷柱悠哉上天
意報施綸廻互自古已冥茫從今尤不諭豈與小人意
昏然同好惡不然君子人何反如朝露衰相按衰相指
裴均也昨
已天薛君今又去以我惜賢心五年如旦暮况聞善人
命長短繫運數今我一涕零豈為中丞故

秋池二首

前池秋始半卉物多摧壞欲暮槿先萎未霜荷已敗默
然有所感可以從茲誠本不種松筠早凋何足怪
鑿池貯秋水中有蘋與芰天旱水暗消塌然委空地有
似汎汎者附離權與貴一旦恩勢移相隨共憔悴

夏旱

太陰不離畢。太歲仍在午。旱日與炎風。枯樵我田畝。金石欲銷鑠。况茲禾與黍。嗷嗷萬族中。唯農最辛苦。憫然望歲者。出門何所覩。但見棘與茨。蘿生徧場圃。惡苗承沴氣。欣然得其所。感此因問天。可能長不雨。

諭友

昨夜霜一降。殺君庭中槐。乾葉不待黃。索索飛下來。怜君感物節。晨起步前階。臨風蹋葉立。半日顏色衰。一作西望長安城。歌鐘十二街。何人不歡樂。君獨心悠哉。白日頭上走。朱顏鏡中頽。平生青雲心。銷化成死灰。我今贈一言。勝飲酒千杯。其言雖甚鄙。可破悒悒懷。朱門有勳貴。陋巷有顏回。窮通各有命。不繫才不才。推此自豁豁。不必待安排。

北史中 彭貴 孫富 多

不必待安排

丘中有一士

命首句為題二首

學陶

丘中有一士。不知其姓名。面色不憂苦。血氣常和平。每選隙地居。不躡要路行。舉動無尤悔。物莫與之爭。藜藿不充腸。布褐不蔽形。終歲守窮餓。而無嗟歎聲。豈是愛貧賤。深知時俗情。勿矜羅弋巧。鸞鶴在冥冥。

九村 仁 後

本雅注 掩猶 柏 抄 抄 柏

丘中有一士。守道歲月深。行披帶索衣。坐拍無絃琴。不飲濁泉水。不息曲木陰。所逢苟非義。糞土千黃金。鄉人化其風。薰如蘭在林。智愚與強弱。不忍相欺侵。我欲訪其人。將行復沉吟。何必見其面。但在學其心。

新製布裘

桂布白似雪。吳綿軟於雲。布重綿且厚。為裘有餘溫。朝

陶雪事 存心作賢

宗列 孫賢

日字後抄本

寒宗刻本窮

與一休也

按本句重小字

似此初年
翠抄小卷
婦抄小婦

擁坐至暮夜。覆眠達晨。誰知嚴冬月。支體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撫裘起逡巡。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裹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

杏園中棗樹

初夏棗花其葉如棠者不待成林已不立相考也

人言百果中。唯棗凡且鄙。皮皴似龜手。葉小如鼠耳。胡為不自知。生花此園裏。豈宜遇攀翫。幸免遭傷毀。二月曲江頭。雜英紅旖旎。棗亦在其間。如嫫對西子。東風不擇木。吹煦長未已。眼看欲合抱。得盡生生理。寄言遊春客。乞君一迴視。君愛繞指柔。從君怜柳杞。君求悅目。不敢爭桃李。君若作大車。輪軸材須此。

蝦蟆

和張十六

嘉魚薦宗廟。靈龜貢邦家。應龍能致雨。潤我百穀芽。蠢

蠢水族中。無用者蝦蟆。形穢肌肉腥。出沒於泥沙。六月七月交時雨。正霧電。蝦蟆得其志。快樂無以加。地既蕃其生。使之族類多。天又與其聲。得以相誼譁。豈唯玉池上。汚君清冷波。何獨瑤瑟前。亂君鹿鳴歌。常恐飛上天。跳躍隨姮娥。往往蝕明月。遣君無奈何。

寄隱者

賣藥向都城。行憩青門樹。道逢馳驛者。色有非常懼。親族走相送。欲別不敢住。私怪問道傍。何人復何故。云是右丞相。當國握樞務。祿厚食萬錢。恩深日三顧。昨日延英對。今日崖州去。由來君臣間。寵辱在朝暮。青青東郊艸。中有歸山路。歸去臥雲人。謀身計非誤。

放魚

自此後詩到江州作

四十四
曉日提竹籃。家僮買春蔬。青青芹蕨下。疊臥雙白魚。無聲但呀呀。以氣相煦濡。傾籃寫地上。撥刺長尺餘。豈唯刀机憂。坐見螻蟻圖。脫泉雖已久。得水猶可蘇。放之小池中。且用救乾枯。水小池窄狹。動尾觸四隅。一時幸苟活。久遠將何如。憐其不得所。移放於南湖。南湖連西江。好去勿踟躕。施恩即望報。吾非斯人徒。不須泥沙底。辛苦覓明珠。

文柏牀

陵上有老柏。柯葉寒蒼蒼。朝為風煙樹。暮為宴寢牀。以其多奇文。宜升君子堂。刮削露節目。拂拭生輝光。玄班狀狸首。素質如截肪。雖充悅目翫。終乏周身防。華彩誠可愛。生理苦已傷。方知自殘者。為有好文章。

潯陽三題

并序

三篇皆自寫

廬山多桂樹。湓浦多修竹。東林寺有白蓮花。皆植物之貞勁秀異者。雖宮囿省寺中。未必能盡有。夫物以多為賤。故南方人不貴重之。至有蒸爨其桂。剪棄其竹。白眼於蓮花者。予惜其不生於北土也。因賦三題以唁之。

廬山桂

廬山桂東城桂。始是為好實。

偃蹇月中桂。結根依青天。天風繞月起。吹子下人間。飄零委何處。乃落匡廬山。生為石上桂。葉如剪碧鮮。枝幹日長大。根莖日牢堅。不歸天上月。空老山中年。廬山去咸陽。道里三四千。無人為移植。得入上林園。不及紅花樹。長栽溫室前。

北宋刻此
作贈
吟抄

溘浦竹

溘陽十月天。天氣仍溫燠。有霜不殺艸。有風不落木。玄冥氣力薄。艸木冬猶綠。誰肯溘浦頭。迴眼看修竹。其有顧盼者。持刀斬且束。剖劈青琅玕。家家蓋牆屋。吾聞汾晉間。竹少重如玉。胡為取輕賤。生此西江曲。

東林寺白蓮

東林北塘水。湛湛見底清。中生白芙蓉。菡萏三百莖。白日發光彩。清飈散芳馨。洩香銀囊破。瀉露玉盤傾。我慙塵埃眼。見此瓊瑤英。乃知紅蓮花。虛得清淨名。夏萼敷未歇。秋莠結纒成。夜深眾僧寢。獨起繞池行。欲收一顆子。寄向長安城。但恐出山去。人間種不生。

立名按祝穆方輿勝覽晉慧遠法師居廬山東林寺有白蓮池與劉遺民等十人同修淨土之法然遠公招陶潛入社終不能致謝靈運求入社而以心雜

不許是三老。白蓮尤為舊物。

大水

溘陽郊郭間。大水歲一至。問閭半漂蕩。城堞多傾墜。蒼茫生海色。渺漫連空翠。風卷白波翻。日煎紅浪沸。工商徹屋去。牛馬登山避。況當率稅時。頗害農桑事。獨有傭舟子。鼓枻生意氣。不知萬人災。自覓錐刀利。吾無奈爾何。爾非久得志。九月霜降後。水涸為平地。

白香山詩長慶集卷第一

齊己白蓮詩亦有賀行軍太傅信白氏東林集詩云樂天歌詠有遺編留在東林伴白蓮。以典墳隨喪亂。家風雅獨完。常聞荆渚自辰論。果遂吳都使者傳。仰質斯文歸

洞之錢曾王云峰雲樓舊有廬山本白集燉於康寧之災然此本七非唐時所藏初物刊刻陸放翁入蜀記云白香山文集留草堂後廢已逸真宗皇帝嘗令崇文

率稅亦詳
偏一作偏

漂抄作瓢

齊己白蓮詩亦有賀行軍太傅信白氏東林集詩云樂天歌詠有遺編留在東林伴白蓮。以典墳隨喪亂。家風雅獨完。常聞荆渚自辰論。果遂吳都使者傳。仰質斯文歸

朗鑿永資聲政入董
修觀此則書歸高氏或
傳秦王從榮取去者非
也

院寫板色以班竹帙送寺建炎中又壞於兵今獨有姑租
板存一帙備好事耳是以黃山谷類編生平之詩內外為
者乃照崇文寫板之本南宗以後則此歲唐山者又不過
姑租板存了無異人愛也讀白集者但得宗本便非
必以唐山為甲云原熙癸未何焯記于南薰殿之直廡
時立秋前二日也



